

《把爱情像石头一样推上山(理想，我好像还记得你；爱情，我好像还记得你。——林奕华)》

书籍信息

版次：1

页数：

字数：

印刷时间：2013年10月01日

开本：12k

纸张：

包装：平装

是否套装：否

国际标准书号ISBN：9787549535606

编辑推荐

把爱情像石头一样推上山

【狄更斯说过：“这是*坏的时代，也是*好的时代”，他是在说我们的爱情吗？“我们”，就是活在这个时空，这个地球上的男人和女人。至于“爱情”，本来很不适合以三言两语形容，但因时代特质使然，它也变得被简单化了，一切都由两个字来决定：条件。】

内容简介

一见钟情，于我到底是一个人“如何看自己与别人异同之处”的学问。爱情的价值不就是来自两个陌生人在互相了解中体味的甜酸苦辣吗？假如甫见面便掉入历史编写的童话故事里，那种快乐极其量是参加化装舞会式的快乐，完全公式化的“心想事成”，试问可以带来怎样的moment of truth？

作者简介

林奕华，横跨剧场、舞蹈、电影、教育等不同领域的香港多栖创作人、批评家。1989—1995年旅居伦敦期间，自组“非常林奕华”舞蹈剧场。1995年回港后致力推动舞台剧创作，编导作品超过五十部。1999年获香港艺术家年奖。1994年凭电影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获台湾金马奖*改编剧本奖。自1997年起至今担任香港大学通识教育、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、香港演艺学院人文学科讲师。其批评文章散见《新京报》、《南方都市报》、《外滩画报》、《上海壹周》、《明日风尚》、《号外》等各地报章杂志。

目录

爱情是一场“化妆舞会”吗？
爱情，为什么要放在引号里？
爱，有没有“明天”？
爱情，可以没有“误会”吗？
爱情，0号太多，1号太少
爱情，谁该绑紧安全带？
分手：都是时间的错？
爱情是，我喜欢的人刚巧也喜欢我
世上没有“失恋”
先有爱情，还是爱情电影？
感情的“分散投资”
爱情，可以超越性别？
爱，没有性别之分？
情人，可以引咎辞职？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在线试读部分章节

我的情敌是社会——愚人情书

爱人：

自从你不让我和你见面，我真想把手头上的工作全部放下。但大家都以为我是随便说说。现在，剩下我一个人硬着头皮应付面前必须负的责任。昨日列一张清单出来，手上的工作总共十七项。九月，原来已经进入绞尽脑汁之季。

脑——与老的发音好不近似，可是它也会老呀——据说，老了，脑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。或，未老已经遇上这些问题——最近分别与几个朋友谈到丘世文的脑癌。

你一定知道了——丘世文是八十年代年轻文化人中一个纪念碑式的人物，是他和邓小宇、陈冠中三个人创办《号外》的。当时的《号外》，自然不是现在的样子，它肩负了分析针砭文化时弊的大任——以嬉笑怒骂。每一期的封面已是先声夺人——假如现在你会好奇谁是新一本《阿米巴》（Amoeba）的封面人物，当年《号外》，应该称关注。

将杂志变成明星，在香港，恐怕后无来者，唯有八十年代的《号外》（因为经济起飞，香港转型金融中心，“建筑”和“城市规划”也是《号外》的两个“主题”）。

曾经，每期《号外》我都有，却在搬家时不懂珍藏，撕的撕，掉的掉。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《号外》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就会明白香港现在是如何没有选择地……开倒车。而当年《号外》的一只重要脑袋丘世文，也要面对它的衰竭死亡。丘世文和我的工作室曾经在同一座大厦。那时候我们经常在进出时碰见。他的“传奇”是家中没有墙壁，只有书柜。他在杂志中的读书报告是最好看的，他在报纸上写的文章，是剔透透明的，像……昨夜之灯。每次看见他，我都毕恭毕敬。（另一个令我有同样尊敬的，是现在任职消费者委员会的前立法局议员胡红玉，她以三年议员任期，争取成立“平等机会法案”，唯是争取不到性倾向歧视的条例三读成法案。在她落车之前，《经济日报》去访问她

，问三年之内学到什么，她答：学到怎样去争取一件事情，以及如何交给别人继续，然后自己 move on。) 说回丘世文。他常常吸着烟斗，十分学者风。他是港大的精英。对港大，那年代的人感情至为深厚。许鞍华有部八十年代拍的电影叫《今夜星光灿烂》，林青霞饰演一个港大学生，与讲师林子祥发生恋情，分手过后了十八年，恋上了少男吴大维，后来才知道他是林的儿子。有一个镜头我的印象深刻极了，是荷花池。最近许鞍华的纪录片《去日苦多》，也是对港大致以怀念，她找来詹德隆和吴靄仪谈大学生的素质。当中有许多怀旧感慨，当然少不了即将拆卸的何东。

丘世文有一个笔名叫顾西蒙，有一系列书叫《周日床上》，写大学毕业的八十年代新中产如何赖床……因为缺乏人生的推动力。写得万分万分好，好的文字，好的设计，好的观察——从专业人士身份到低下阶层，统统深入生活，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镜子。现在恐怕已经绝了版，否则，不论从阅读趣味或认识社会的角度来看，都是必看之作。

爱人：

脑——与老的发音好不近似，可是它也会老呀——据说，老了，脑袋就不清爽不伶俐不流通了。或，未老已经遇上这些问题——最近分别与几个朋友谈到丘世文的脑癌。

曾经，每期《号外》我都有，却在搬家时不懂珍藏，撕的撕，掉的掉。如果我能在今日把早期《号外》展现在你的面前，你就会明白香港现在是如何没有选择地……开倒车。

丘世文有一个笔名叫顾西蒙，有一系列书叫《周日床上》，写大学毕业的八十年代新中产如何赖床……因为缺乏人生的推动力。写得万分万分好，好的文字，好的设计，好的观察——从专业人士身份到低下阶层，统统深入生活，是八十年代香港的镜子。现在恐怕已经绝了版，否则，不论从阅读趣味或认识社会的角度来看，都是必看之作。

八十年代有新兴的媒体、文字、影像、音乐（达明一派！）、时尚、剧场（进念）——新，即是某程度的破旧。见得愈多，人们的脑袋愈是跃动，心头也相对开放得多。那时候，“接受/不接受”不是人们的底线，相反，大家只会希望追上时代步伐，证明自己也做得来、做得到。

而且，没有几张报纸能够脱离这种“投大众所好”的框框。昨日一份报纸的文化版编辑来电，她说做完国际意见调查，报告出来如下：

（二）少些又长又严肃的文章；

听罢我便问她：“这样的意见，也要花钱才调查得出来吗？”或，这份报纸的老板是否一定需要这个报告，才能抓住下台的石级，把自己改装成《东方》三号、《苹果》四号？……没有选择，这个城市。

你可以说，责任没理由归咎卖物者，应该是买物者自暴自弃才对——是他们先不尊重自己的脑袋，不认为思想自主是作为一个“人”的最珍贵之处，所以才会被喂什么就吃什么，然后养成长期依赖的习惯。乍听，这也真是鸡和蛋之争。不过，就是有人不能认同

目前的状况，他们出力，还是不易得到响应支持——英治的一个后遗，就是将无力、无自信的自我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种植在被管治者的脑袋和血液里。于是，有理想与逃避至上的，变成互相克制，自己人打自己人，时间精力花在了内战之上，权威的管治者大可放心睡午觉去了。

“惯性”，放在香港的范畴，没有任何例子比得上 TVB 的收视率——它的节目真是质量保证吗？答案虽然清楚不过，只是观众看得多跟少的差别，殊不知真正的差别在于——要求！

自己制作节目，不一定是搬上屏幕，可以在舞台，在纸上，在家里，在同学当中。

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，大部分都在身受“创意已死”的煎熬，所以觉得“要求”是那么遥不可及的事情，但这并不代表人们甘于过着“没有要求”的生活，相反的，没有能对自己作出“要求”的人，愈是对苦闷寂寞的生活作出“要求”——自己愈是不能做到，愈是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。这个“别人”，不是别人，就是“对象”。

要求别人，比要求自己容易——像，要求别人对“我”好，总是容易过要求自己对“自己”好。因为“我”和“自己”是有分别的（法文不是也这样教吗？）——“我”，是 ego，它在任何事情的前头，是拉住马车的头马，所以甚少能够放下。

“自己”则是一种 self——是放下了“我”才看得见的真正主体。

.....

[显示全部信息](#)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[更多资源请访问www.tushupdf.com](http://www.tushupdf.com)